

的妨礙很大。多吃大肉的中國人，血管硬化的程度比美國人沒有分別，應該想法改正飲食的習慣。當然血管硬化除飲食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例如先天遺傳，父母都有血管硬化，子女一定在年紀很輕時也有血管硬化，但先天的不足，我們無能為力，飲食是後天的主要問題，我們應想法糾正。

(四) 結論——希望大家實行

總之，食物、膽固醇和血管硬化的關係，是很新的知識，科學報告極多，美國人已減少飲牛奶，美國人口每年增高，但牛奶的消費却每年減少。最近美國軍隊中的食譜已取消牛奶白搭等含飽和脂酸食物，而代以魚蝦、植物油等未飽和脂酸的食物，各大城市已開始大規模試驗，假使將來科學報告完全證明血管硬化是飲食上引起，飽和脂酸的食物得完全放棄。同時人民更需要飲食的教育，所有食物都需加特別處理。這是人們飲食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工程，但為求人民健康，把人類有用壽命再提高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同時著者敬告我國人注意生命的科學，把日常生活中的飲食改良，將來收效，實在是國家民族的福利。

「完」

裕發五金行

台北市太原路伍拾號之二

電話：四三八九八·四六〇三九號

高雄市自強二路貳拾陸號之一

電話：二二一四二號

中、南美農業考察紀行

(續)

徐萬椿

四、聖保羅市最為繁榮

我們自阿根廷首都出發，起飛二十分鐘之後，在烏拉圭的首都蒙特維的亞稍事停留載客，即向聖保羅前進。一小時四十分鐘後，飛機已經平安降落了。鄭總領事、蘇參事、僑團代表丁天雄先生、巴西農業部代表蒙查多司長與各報記者都在機場迎接。他們都是從九十里以外的聖保羅趕來歡迎我們的。原來自阿根廷或是其他地方飛聖保羅的噴射機，都不能在該城附近的機場降落，而要在離聖保羅市九十公里的唯雷柯波斯機場降落。

赴聖保羅的公路非常高級，單行三線，行車速度都很高，每經四十公里就有一個收費路費的收費站，車輛繳費通過，無怪公路的保養得以良好，比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為優。沿途風景優美，兩邊都有作物，與玻利維亞、巴拉圭完全不同。不過，這是沿公路的田地，若向內陸推進，情形自又不同。到了聖保羅市區又是熱鬧繁榮，其情形與東京相似，但其建築恐尚超過東京。我們一行六人被安置在聖保羅旅館，生活費

也相當的高，不過已較阿根廷為低。

聖保羅應該是相當熱的地帶，可是因為海拔較高，所以還是相當涼爽，並未熱到忍不住的程度。商業繁榮，郊區工廠林立，這是巴西的商業和工業的中心，稱得上是南美的芝加哥。

五、蘇善納有臺灣省僑胞

民國五十一年元月十四日，考察團在鄭總領事陪同之下去距離聖保羅八十多公里的一個小地方蘇善納。那裡有個日本移民村和合作社。這兩個單位是一位日本人老原田敬太先生主持，他是三十年前到巴西的，那時，這個蘇善納地方人煙毫無，只有蒼蠅和蚊子，在這位日本先生的慘淡經營之下，已有二百四十戶人家，有小學四所，其中有日本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我們中國人。現在已是阡陌蔥鬱，每天可有四大大卡車的蔬菜、甘藷、雞鴨等供給聖保羅的市場，可說已是一個相當繁榮的農村。

在這個繁榮的農村裡，我們中國人只有一戶自台灣省去的僑胞江坤旺先生。江先生原在台中市經營布

六、旅巴技術人員協會

業，不知經過什麼人的號召，他居然帶了妻子兒女八口眷屬毅然到了蘇善納地方。他們因為能講日語，所以就先在原田敬太先生處做工，全家九口，統統下了田。他本人一天的工資為一百一十元巴西幣（每元美金合三百六十巴西幣），只合美金三角。太太八十巴幣一天，小孩們每人六十元巴幣，當然是非常苦的。因為他們原先不曾做過田，在日本移民村裡工作，等于學習。過了一年，他們已是種田的能手，自己租地辦農場了。自己雙手萬能，建造了一棟簡單的房屋，在他的山地田園中，已經站立起來了。他們的大小姐，是臺中女中畢業的，現在每星期有三天時間在教國語，但是回家之後，仍然下田去工作的。這個第一戶真正的農墾移民，算是成功了，而且是自動自發而去的。我們都覺得遺憾的是：他們仰仗了日本移民村的協助，才有今日的成功，我們該對這些有願望去南美開墾的同胞們予以更多的幫助。

江府全家聽說政府派去的農業考察團要去訪問，非常興奮，老早就在盼望。當天隨去的除考察團六人和鄭總領事之外，尚有幾位日本人，很熱鬧，原田敬太先生當然也是貴賓之一，江坤旺先生全家因之忙得不可開交，自臺灣帶去的粉絲、麵條、乾菜、醬油、加上他們就地養的鷄鴨魚肉，統統拿出饗客。這些道地的中國菜，在地球那一邊的巴西吃來，其味特別鮮美。本來我們另有約會的，可是江先生的盛情，我們怎能拂逆呢！

因之，土木建築的人才特別需要的。

七、剛比納斯蠶絲工廠

剛比納斯是位於聖保羅東北八十餘公里的一個小城，看去非常清秀，多數都是紅瓦的房子，而且有幾座二十層的高樓矗立其間，像是一個新興的城市。蠶絲工廠就在這座小城的附近。這所蠶絲工廠，稱之曰蠶絲試驗所也無不可，因為它也做育種和改良的工作。我們到達這個蠶絲工廠，第一個感覺是環境非常整潔，有點像醫院那樣的氣氛。我們先在廠長索閱了資料，聽取主人解釋這個工廠的情形，然後隨同去參觀。先看育蠶室，那裡共有若干室，每室有幾百個木柵盤子，育有各種大小的蠶，當然如同養鷄一樣，相同鷄給的放在一室，女工們忙著更換桑葉與清理糞尿。這裡的蠶，比筆者家鄉的大得多，都是改良的品種，所結的繭也甚大，與未改良的品種所結的繭相差一倍以上。這種繭每一個約可繅絲一千公尺。另外尚有一個專門交配的房子，備有許多小格子的柵盤，每格放着雌雄蠶各一，並且經過事先健康檢查，務使所生的卵子，都是健康的。做繭之後，便在一間繅絲的房間繅絲，設備相當的新式，水的溫度是控制的，繅絲的速度也是均勻控制的，而繅出的絲係經過一套低溫烘乾的設施，然後繞於絲捲子上，自那裡出去的絲立刻就送到一間織綢的機器房，織成各種花樣的綢緞，然後向外推銷。過程像是很簡單，但都是精細的工作。

由于在巴西僑居的同胞為數甚多，技術人員也佔相當的比例，其中有經營工廠的實業家、在工業界服務的工程師、在學術機構供職和執教的博士先生和農藝專家，他們為著交換智識聯絡情感與互通消息起見，有此協會的組織。他們與中華會館是旅巴的兩個大僑團。不過技術人員協會是一個技術性的學術團體。農業考察團到了聖保羅曾經接受過該兩僑團的宴會。這次的宴會與其他的宴會性質稍有不同，在宴會的過程中，自團長以至團員，每人都要報告國內情況與考察心得，這頓中國飯倒不是隨便吃的。這次考察團的組織，每人都有考察的專門對象，即作物、病蟲、水利、機械、農產加工與農業經濟等。因之，提出報告亦是不辱使命，在座各技術專家也均表示滿意。並且誇獎了這次考察團是組織與陣容最堅強的一個團體。

這個技術人員協會比工程師學會的範圍更廣，因為不限於工程方面的，只要是技術人員都可為會員，當然工程師佔了大部份。他們有些經營紗廠、鋼鐵廠、火磚廠及麵粉廠，若干人在巴西的工廠服務，如汽車廠、曳引機廠、建築等等，也有經營農場種咖啡的。談到建築，巴西需才甚多，因為在拉丁美洲中，巴西的建築是名列前茅的。幾個大都市如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和正在興建中的首都巴西里亞都是規模宏大的現代化都市，高樓大廈，滿城都是。道路方面也是現代化的三線單行道，實在可與美國的都市媲美。

這個工廠在一九四五年才成立的，品質已經不斷地在改良，每年可產絲一百噸。巴西全國的蠶絲產量為一萬噸，其市場為智利與烏拉圭，每公斤值美金十元。所以巴西蠶絲的外匯收益也不少。據云，這個蠶絲市場還是日本讓給他們的，因為日本正在發展人造絲的工業，真絲工業已經放棄了。當然市場的渡讓，其間尚有若干互惠的條件。

八、巴西農田的機械化

考察團一行又到剛必納斯附近的一所農業研究所去參觀，裡面分為農藝、生物、土壤與農業工程及畜牧等四大部門。就農業工程方面論，巴西的機械化，離開理想的推廣尚有相當的距離。巴西全國現有曳引機六萬輛，其中聖保羅省佔了一萬五千輛，全國土地耕作共有五萬已機械化，其他均待補充和推廣。六萬輛曳引機中，三分之一為履帶式，三分之二為輪式。後者都是三十五馬力左右的雙犁或三犁能量的曳引機。其燃料多數為柴油，因為柴油價廉，每公升僅巴西幣十二元（一元美金相當於三百六十元巴西幣，稱為 Cruzeros），即三分三厘美金。汽油每公升二十三元巴西幣，高級汽油要二十九元巴西幣。這種低廉的燃料價格，對於推行機械化該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巴西與阿根廷相同，也有四家公司就地製造曳引機。此即道以致（Deutz）、範爾曼脫（Volmet）、福特（Ford）及萬佈德（Venvt）。其中第一家

是巴西政府的，其他三家都是外資在經營。但是所有曳引機中，最輕的福特曳引機要巴西幣一百萬（約二千八百美金），價錢不算便宜。

關於農業機械的研究，考察團又參觀了離聖保羅一百八十餘公里的碧拉雪加巴農學院的農業工程系。院長福斯德博士親自接待，並由一位年青的講師彼德羅先生講解，目前他們正從事研究六個有關機械化的問題：

- (1) 應變規的應用。
- (2) 甘蔗收穫機的製造。
- (3) 心土犁所需力量的研究。
- (4) 以同位素測定曳引機引擎的磨蝕。
- (5) 蔗田蔗葉處理的研究。
- (6) 無水氮的應用。

該六個問題中應變規是測定農業機械應力的一種細小的阻力絲，接上惠司登電橋就能讀出數字的一種儀器，是設計農業機械配合測定應力一種必需的設備，他們在做這些測定的研究工作。第二甘蔗收穫機，他們也還沒有解決，臺灣也有需要，不過他們已經在着手研究和試造，可惜當時沒有看到這部機器，只在另一個工廠看到裝蔗機，那倒並不怎麼了不起。心土犁力量的研究只是應用拖桿力表測定各種深度和土壤所需拉力的試驗。

以同位素來測定曳引機引擎的磨蝕係在循環的潤滑油中以同位素的感應來測定潤滑油內所含的金屬份

子存量的多寡。當時我們並不見諸實地的試驗，但這一定是定然可行的事，而他們已在着手做此項試驗的工作，倒是值得佩服的。

至於甘蔗葉子的處理，他們也在想法理入土中，而應用最少的人力。據告係將蔗葉切碎，然後耕犁時埋入土中，原則可行，只是太費錢。一般甘蔗收穫總是先點火燒葉，然後採收清理，但是火燒甘蔗步留會降低，價格也降低，所以也想保留蔗葉，使之入土作為肥料和有機質。可是我們配合若干人工也已解決了困難。完全以機械的方法來處理蔗葉，目前尚無最經濟的設備。

我們糖業試驗所早在若干年前就已試過無水氮，不過並未大量推廣，他們尚正在開始研究和試驗。

筆者隨團看過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農業機械化的修護設施，對於臺糖的修護設施和制度倒是相當的自信，我們可說已做到相當完善的地步。巴西無論研究所、農業院或農場對這方面尚未完全注意到。這是維護農業機械的醫院，我們不但有門診和手術室，而且還有出診的急救措施，這是拉丁美洲各國中沒有。筆者曾告以台糖的修護制度，他們都感嘆著我們台糖考慮得週到和步上了真正科學的管理。

在碧拉雪加巴農學院的農業工程系尚有各式曳引機十五輛、棉花採收機三臺、牧草壓塊機、玉蜀黍收穫機和各種農具，其數量似較阿根廷為多，但是陳列比較零亂，不修整齊，也許是正在趕造新廈的關係。

九、達特尼亞機械工廠

就在碧拉雪加巴地方有一個機械工廠，規模與臺灣機械公司差不多，專門製造糖廠的機械，其母機也都是大型的，諸凡機器加工廠、翻沙工場、鑄鋼工場、木模工場、冷作工場，雖然設備相當老舊，但能製造機器。尤其巴西的砂糖，今後五年內要自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二十萬噸增至五百五十萬噸，糖廠的設備要繼續增加，所以這家機械工廠未來的前途是相當樂觀的。達特尼亞也就是工廠主人的名字，他原是意大利人，早年白手去巴西，現在已是七十五歲的老人了，但很健康，是當地的富翁，他不但有機械工廠，還有幾個糖廠。據云，這位富翁常常捐助些錢和機器給碧拉雪加巴農學院，當然這是一個明智的措施，農學院研究的結果還是回到他的機械廠和糖廠去賺錢的。他不是博士出身而是個雙手萬能的工人，可是有靈活的腦筋，他仍然以七十五高齡親自在工廠裡與工人們混在一起，在蔗田裡與農人打交道。

談到這位自意大利移民巴西的富翁老人，我們也就順便問問巴西每年究竟有多少人移入？根據我們駐巴西大使館的資料，其人數與年份如下：

年份	自動移入	集體移入	總計
一九五七	四六、六六六	六、九四七	五三、六一三
一九五八	四五、〇〇〇	四、八三九	四九、八三九
一九五九	三七、六九八	六、八二二	四四、五二〇

上列移民人數的國籍以葡萄牙第一，日本次之，

西班牙第三，意大利第四。每年的人數都在四、五萬之譜。巴西地廣人稀，著實希望，著實希望別國的人移入去為巴西生產。表中所述自動移入，是個別申請移入，而集體移入，則是由各該國政府辦理的團體移民。這裡邊我們中國人數不多，還挨不到前幾名。

十、里約內盧風景美

民國五十一年元月十七日考察團一行結束了在聖保羅的訪問與考察，要去里約熱內盧，有很多朋友，包括巴西政府官員、僑領、僑胞、總領事及館員，大家雖見面只四天，仍是依依不捨。每次啓程總是因為氣候關係，飛機要延遲起飛，真是兩落天留客。那天是里約熱內盧有大霧，機場封閉三小時，一直到午後一時起飛。到目的地已是二時四十分。

在大霧剛清除的里約熱內盧上空就顯出一個美麗的城市，有山有水，有五光十色的高樓大廈。及至城中，更顯示出巴西實際上的政治中心里約熱內盧的繁榮。這是一個靠大西洋的城市，海港一直彎到市區，形成了湖光山色的景象，在海港中矗立幾個高峯，上有纜車相通。其中一個山峯名曰麵包峯，形狀酷似我國廣西柳州的立魚峯。里約熱內盧的海灘相當美麗，是遊客必到之地。可巧我們被安置在海灘邊上的旅館，灘邊上的旅館，灘邊人潮擁擠，紅男綠女，都在盡情享受大自然賦予的幸福。

考察團到里約熱內盧，完全是禮貌上的拜訪，雖

然巴西的新首都都在巴西里亞，那是向內陸推進一千公里的
新建城市，人口只有二十萬，一般官廳現在尚未遷去，所以重心仍在里約熱內盧，但以後仍是要搬去的。一般而論，里約熱內盧的官廳和百姓都捨不得離開這個美麗繁華的都市。

十一、連串的拜會和訪問

我們到了里約熱內盧之後，我駐巴西大使李勉俊博士在美國開會未返，故由大使館參事代理館務張仲仁先生、秘書杜本鐵先生替我們安排一切。我們拜訪了農業部蔬菜生產司司長裴瑪先生，他是一位作家，著有稻作學和蓖麻油兩書，我們每人都得到他的贈本，可惜都是葡萄牙文，筆者連猜的能力也沒有，當然談不上閱讀。我們又去拜會了製糖酒精公會的理事長薛爾柏先生、外交部次長兼中國司長慕爾拉先生，省長賴西爾達先生和美國大使館農業參事處，真是忙得可以。尤其汽車在擁擠的市區行駛可真費時間。因為我們只在里約熱內盧停留三十個鐘頭就要離開的，故更顯得匆促。在訪問之後，大使館有盛大的酒會，招待巴西政府的官員。他們都很友善，都很喜歡我國的茶、絲綢，甚至服裝。酒會的客人中有一位已退休空軍司令的夫人，因為隨同將軍來參加酒會，特地穿了中國的短襖，以顯示她敬慕中國。並且說，如果有錢的話，她很想隨同丈夫來訪問中國。大家都尊稱她是中國之友。

學嫂 園地 教書生涯又一站

晶

在教育工作的驛站上，這回又轉進了新的一站，作一次新的旅客。我是最怕作新人、入新地、交新朋友、仍至穿新衣、著新鞋，因為凡是新，總叫人拘束。懷着鄉巴老進城的緊張心情，更懷着如臨大敵的戰兢心理，我步入了××國校的校門。一排排長長的教室，一片廣大的操場，一羣羣頑皮的兒童，在整潔活動中，執着長柄掃帚，在操場上橫掃千軍，操場邊緣花木蔥蘢，綠意甚濃。一派陌生的景象、人物，使我越趨不前。唉！快老教員了，怎能像小姑娘般怯場呢！不，古人所謂：「累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年，寸步難移。」世事人情的體驗，原已被古人道盡。老校長緊閉着臉，緊攏着嘴，道貌岸然之外，還加威風凜凜。看人就這眼風一掃，全不是已往我所教的那幾所袖珍學校校長微笑領首的謙遜的味兒。大的學校氣派到底不同吧！我不由更增一分恐懼。不是嗎？七年的山村教員，二所家庭式的袖珍學校，把我嬌慣了，如今面對着競爭尖銳化氣派不凡的學校，一副吹鬍子瞪眼的老校長，這日子可不好過吧！

且看早會時，老校長對學生的訓話，鼓氣嘴，雖着鼻，唔！唔！那陣吶喝之聲，如雷振耳。全操場彷彿是上陣的新兵，在軍令如山下，小鬍鬚變成了小木偶。校長規定，立正時黑眼珠不能動，手足僵直，哼！吃！老校長發現活動小木偶，在發脾氣了。木偶式的訓話，足足半個鐘點，我這鬆懈慣了的名士派教員，一下彷彿受了刑。一聲稍息，小木偶變成機器人，彷彿電鈕一按，黑眼珠全部規則地滴溜溜轉動起來。老校長宣告，不能作三等兵，一定得為國家儲備一等兵人材。

站上教壇，眼前一片黑鬱的頭顱，六十多名，如此人了興旺，對我已陌生了七年。調皮搗蛋的險蛋，歪着頭，噙着嘴可不少呀！「可要小心些，該來個下馬威吧！不然如何制服呢！」喲，有人報告打架了，正好施展虎威，把兩造叫到壇前，發狠手板數下。體育課了，天哪！這冷門兒我可從沒摸過。然而校長來巡視了，檢視日課表了，只好挺。操場上已有四、五班各據一方，在囉囉囉，一二一了，人家秩序井然，紀律分明，我這弱嗓門，面對着六十多隻小鴨子，唧唧，久久不能納入正軌，這一下我覺得險在發燒了。什麼，美術！勞作！音樂！全部包辦。我這無能的冬啖，可受到教師萬能的挑戰了，上了一節，又一節，全日自理。我彷彿變成了一部機器，整天開足馬達，三節下來，零件發生故障了，我氣喘吁吁，氣息

JOHNSON MOTORS SEA HORSE
台灣總經理
美昌貿易行
MEI CHONG TRADING COMPANY
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七十七號
TEL. 31140